

後漢列傳第二十五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七



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  
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  
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已西落川  
已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浮險絕域之地車騎安  
行無應折衄案魚為漢史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  
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  
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





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  
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  
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  
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  
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頽以  
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  
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頽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  
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土山羌悉衆  
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

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  
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頽  
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  
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  
枚夜出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  
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頽  
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  
擊破之羌復敗散頽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虜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氊裘廬



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葶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

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彊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明云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閑廩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竒之初仕郡舉孝  
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  
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  
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  
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望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  
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

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  
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  
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  
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  
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  
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  
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  
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



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䟽駁之曰昔高祖創業  
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  
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  
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  
便舉奏更選清廉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  
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  
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  
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  
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為尚書令送

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䟽諫桓帝怒  
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  
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䟽諫曰臣聞  
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  
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  
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蕃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  
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  
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  
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



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  
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  
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  
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  
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  
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  
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  
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  
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直採求得失

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寢責誅賞各有所  
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  
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  
講武殺禽助祭以敷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  
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  
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且有節况  
當今之世有二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  
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



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  
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  
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  
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  
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  
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自蕃為光  
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  
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  
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

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  
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  
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  
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  
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  
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  
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  
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  
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



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番  
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瓚超浮等帝不悅有  
司奏劾之矩茂不敢復言番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  
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且先自整飭後以及  
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  
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踈內患漸積  
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  
資子孫尚耻媿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  
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

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  
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舟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翦  
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  
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  
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悄悄忿  
恚貌

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  
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程超  
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  
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



犯釁過死有餘辜昔永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君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彊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爾甚凡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

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瓊字文理高唐人璿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魁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徒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爲異昔



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  
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  
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  
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典進退不  
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  
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  
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  
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  
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世復災眚者天所棄  
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祿去  
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祿惜生坐  
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思所以出所不恨也帝  
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遂免之永康元年帝崩  
竇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  
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  
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  
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



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進詔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辭讓太后不許也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氏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行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其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旣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蹶蹶迫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王甫鄭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一沉汎東西眈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巨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然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之

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所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竇武謀之誣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阻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迂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口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口甫兵不敢進乃益人

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曲口負數奪我曹無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竒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帝震怒徵太守劉瓊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誦習經傳朝夕試馳射

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又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



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服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

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大僕并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  
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  
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  
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  
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  
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  
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  
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  
言乃受二千戶二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

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  
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  
應促盡內發者勝機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  
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  
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  
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  
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  
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  
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



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

彥思蔡伯喈俱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



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

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考掠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上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白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



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  
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直多謀初平中  
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  
色彊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悚而戩辭貌自若卓悔  
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  
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黨錮

范氏曰孔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  
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

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  
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  
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  
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  
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力  
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  
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  
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  
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劔武夫勃興憲令寬賒



文禮簡濶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義怨  
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  
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  
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  
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  
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  
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  
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  
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

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  
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  
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  
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  
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  
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  
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  
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



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  
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  
卿並危言深論不爲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屢復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  
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按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成  
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於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執  
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  
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  
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  
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



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  
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  
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  
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  
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  
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  
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  
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  
靖公緒恭為八顧宋指田槃踈耽薛敷宋布唐龍羸咨

宣衰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  
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  
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  
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  
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殺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誚睚眦之忿  
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求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  
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  
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  
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  
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多怨苦  
若不赦宥恐與張角合謀爲患滋大帝懼其言乃大赦  
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錮  
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  
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于篇陳蕃賈武王暢劉  
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  
胡毋班見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  
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  
郎中王璋字伯義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程  
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  
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



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  
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種暉舉淑賢良方正  
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  
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  
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拜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裨益  
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  
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  
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  
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明安帝時為太尉父  
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  
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  
史守令畏其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  
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轉為桓校尉鮮卑數犯  
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以公事免官還居  
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  
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守為名節者所羞荀爽常謁膺因  
為其御既還喜曰今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求



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  
先是羌虜及䟽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  
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  
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洞軒  
有竒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  
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  
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  
疏理膺等遂悉得免刑膺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中常

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威  
嚴逃還京師囚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  
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  
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  
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  
不意獲速疾之罪非誠自知蒙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  
尅殄元惡退就泉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



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  
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  
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  
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  
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內  
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名不  
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  
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  
赦於是大赦天下膺等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

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  
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乃爲書貶膺欲令屈節以全  
亂世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等共秉朝  
政連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  
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  
膺曰可以去矣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  
生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



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  
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曹操微時瓚異其才  
將歿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  
卓與吾善素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  
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不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孫見鄭玄心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言激已對曰劉勝  
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  
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  
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  
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  
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



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彊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豪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

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二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辭疾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跡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為書貽之美其冲退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尹及蕃敗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



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

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又詣太學受五經京

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

時中官子弟為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

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

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

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

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

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

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止渚自殺

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惟馥比門不與交通

由是為豪性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

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

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

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

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入林



憲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  
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  
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  
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吐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  
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  
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幼南陽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  
後為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  
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  
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  
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  
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  
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  
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  
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  
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



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令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謚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以會日迫促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



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脩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而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

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有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道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



書霍諝理之及得逸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  
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  
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  
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  
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  
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  
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  
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

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而有令名復求壽者可  
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共子曰吾欲使汝為  
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  
流涕時年二十三

滂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  
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  
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  
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  
邯鄲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實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  
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  
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  
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  
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  
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  
請欲相見衍稱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  
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

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  
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  
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拜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  
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  
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  
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  
前大尉劉寵司隸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  
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



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  
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拜其八謝病不起延熹八年  
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 侍侯覽家在防東殘  
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 八母罪惡請誅之覽逼  
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  
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  
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

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公毛  
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  
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伯玉耻獨爲君  
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  
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  
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貲  
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



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岑晳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晳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晳非良家子不肯見晳留門下數日晚乃延入慈與語大竒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晳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晳高名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

曹吏瑁委心晳牧褻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橫晳與牧勸瑁收捕汎等既而遇赦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其妻上書訟寃帝大震怒徵瑁下獄賜死晳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



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  
口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按  
罪時人竒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  
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  
徵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  
議郎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  
卒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

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  
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  
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  
善舉孝廉拜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  
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  
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禁其宗  
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宦因此皆窮  
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



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拜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乃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時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



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刀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

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游學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齧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為官官所陷乃變姓名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



其窮困閉危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顯以為長中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以他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嘆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顯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之冢傍

後漢列傳第二十五

通志一百一十二



